

蜚声两岸三地

得到王德威、陈映真、莫言盛赞

博士作家葛亮最新小说集

人生如戏，戏若人生。此去经年，往复不止
人生的过往与流徙，最终也会是一出戏
导演是时日，演员是你

葛亮◎著

戏年

XI NIAN
GE LIANG

戏年

葛亮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戏年 / 葛亮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133-0844-1

I. ①戏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01510号

戏年

葛亮 著

责任编辑: 东 洋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九 一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6.875

字 数: 113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9 月第一版 201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844-1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自序

此戏经年

许多年前，还在读书，在江苏昆剧院看过一出《风筝误》。当时看得并不很懂，只当是才子佳人戏。主题自然是阴差阳错，古典版的《搭错车》罢了。多年后再看，却看出新的气象来，演绎的其实是理想与现实的盟姻。书生与佳人，生活在痴情爱欲的海市蜃楼里。周边的小人物，却有着清醒十足的生活洞见。〈题鹄〉一折。世故的是个小书僮，对寒门才子韩世勋的风月想象给予了善意的打击，并提出了李代桃僵的社交建议。道理很简单：“如今的人，只喜势利不重孤寒，若查问了你的家世。家世贫寒，连诗的成色都要看低了的”。说白了，就是价值观。在现

代人看来，几近恋爱常识。朱门柴扉，总不相当。才子却是看不到的，听后自然击节。女方也有奶娘扮演实用主义者，与大小姐讨价还价，“媒红几丈”，“后君子先小人”说得是理直气壮。世态炎凉，实在都是在生活的细节处。书生们总是很傻很天真。太美好的东西，是不可靠的。要想成事，还是得靠心明眼亮的身边人。他们说出质朴的真理来，并不显得突兀。这些真理即使以喜剧的腔调表达，内质仍有些残酷，残酷得令观者对目下的生活感到失望。然而，大团圆的结局却教人安慰。因为这圆满是经历了磨砺与考验的，有人负责戏，有人负责现实。人生才由此而清晰妥帖，真实而有温度。

《戏梦人生》电影里头，有句一唱三叹的话“人生的命运啊！”，这是由衷的太息。李天禄一生以艺人之姿，在布袋戏舞台上搬演他人的喜怒哀乐，可谓稳健娴熟。到了自己，唯有心随意动地游走。

京戏《三岔口》在影片开首的出现，除时局的映射，或许也是贴切的人生隐喻。由日据至光复，毕生所致，一重又一重的迷梦与未知。

主义或时代，大约都成为了“人”背后茫茫然的帘幕。性与死亡，虽则亦时常出人意表，却每每切肤可触。

电影三分之一是他的回忆。侯孝贤是懂得他的。这“懂得”用静止与日常来表达。

“片段呈现全部”决定格调必然的平实散漫。侯导与剪辑师廖庆松说：“就像顶上有块云，飘过就过了。”一百五十分钟，一百个长镜，只有一个特写。素朴到了似乎无节制的程度。

《白蛇传》《三藏出世》是戏中的梦，在民间悠远地做下去。生活另有骨头在支撑。影片中重复多次的吃饭场景，那是一种“人”的历史。电影的原声音乐。

陈明章的《人生亦宛然》大概是最为切题的，恬淡自持。也有大的激荡磅礴，是唢呐的声音。说到底，还是回归：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无关时代起落与变迁，直至影片结尾升起一缕炊烟。

此去经年，往复不止。

人生如戏，戏若人生。这是根基庞大的悖论。将戏当成人生来演，“戏骨”所为，是对现实的最大致敬。而将人生过成了戏，抽离不果，则被称为“戏疯子”。

《霸王别姬》里的程蝶衣，是不疯魔不成活的悲情教材。

《蝴蝶君》宋丽伶，爱恨一如指尖风，却清醒到了令人发指。

庄生晓梦，有人要醒，有人不要醒。没有信心水来土掩，醒

来可能更痛。

所以大多数人，抱着清醒游离戏噱的心来过生活，把激荡阔阔留给艺术。希望两者间有分明的壁垒，然而终于还是理想。譬若文字，总带着经验的轨迹。它们多半关乎人事，或许大开大阖，或许只是一波微澜。但总是留下烙印，或深或浅，忽明忽暗。

提醒的，是你的蒙昧与成长，你曾经的得到与失去。

是的，有这么一些人，不经意置身于舞台之上，是树欲静而风未止。写过一个民间艺人。他是与这时代落伍的人，谦恭自守，抱定了穷则独善其身的心。然而仍然不免被抛入历史的浪潮，粉墨登场。这登场未必体面，又因并非长袖善舞，是无天分的，结局自然惨淡至落魄。忽然又逢盛世，因为某些信念，亦没有与时俱进，又再次格格不入。在全民狂欢的噪音中，信念终至坍塌了，被时代所湮没，席卷而去。

又有一些人，活在时间的褶皱里，或因内心的强大，未改初衷。比较幸运的，可在台下做了观众。看哑剧的上演，心情或平和或凛冽。而终于还是要散场，情绪起伏之后，总有些落寞。为戏台上的所演，或是为自己。

岁月如斯。以影像雕刻时光，离析重构之后，要的仍是永恒或者凝固。而文字的记录，是一种胶着，也算是对于记忆的某种

信心。人生的过往与流徙，最终也会是一出戏。导演是时日，演员是你。

此书的付梓，需要感恩的，仍是时间。沉淀落定后，希望清澈如期而至。还有我远赴藏地的朋友，感谢你拍摄的唐卡并愿与我分享。

是的，作为封面的构图，它们如此切题，而且恰如其分地美。

己丑年 香港

目录

1	自序：此戏经年
1	泥人尹
35	英珠
65	威廉
111	戏年
192	代跋：书想戏梦话江南

泥人尹

过年的时候，整理旧物。母亲发现一团蒙了灰的东西，用棉纸层层包裹着。打开来，是一只泥老虎。颜色斑驳，脊背上也已干裂出一道曲折的纹路。唯独面目还是勇猛凌厉的。

这是尹师傅的作品，说起来，真已经有十几年没见过了。

认识尹师傅，这大约要从朝天宫说起。

我成长的城市，是中国的旧都。老旧的东西是不会缺乏的。既有十竹斋这样的雅处，也有朝天宫如此平易近人的地方。小时候，因为父亲的引领，对这两个地方有过身临其境的比较。后者在我看来，简直就是乐园。对于孤陋寡闻的城市孩子，朝天宫具有庙会一类的性质。那时候的朝天宫，远没有现在的博物馆建筑群这样规整，有些凌乱。也是因乱，所以带有了生气。有一个很大的类似跳蚤市场的地方，所谓的古玩市集，其实是后来的事情

了。当时的气息很有些像北京的天桥。这市场里，有卖古董的，真的假的都有；有做小买卖的，完全与艺术无涉；甚至还有敲锣鼓耍猴卖艺的。当然，还有一种艺人，是有真本领且脚踏实地的。他们往往有自己一担家当，左边放着原料，右边摆着成品。这决定了他们的创作是即兴表演式的。比如吹糖人的剪纸的，都极受孩子们的欢迎。而尹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如今记忆犹新，尹师傅在当时，是朝天宫的一道风景。凡到朝天宫，我是直奔他那里而去的。尹师傅的形貌，算是很有特色，总戴着度数很高的眼镜。眼镜腿似乎断过，缠着厚厚的胶布。藏青的中山装也陈旧得很，领子已经磨毛了，上面有些油彩的斑点，只是神情的专注是从未变过。

尹师傅是个泥塑艺人。

第一次买下了尹师傅的作品，是一只“大阿福”。这也是尹师傅做得最多的一种娃娃。其实是一种儿童样貌的神，很硕大。后来回忆起，大致相当于《千与千寻》里巨婴的形容。尹师傅做这类泥人儿，真是得心应手。因为他有个一分为二的木头模具，将泥填实，倒出来就是个胖大的儿童的雏型。尹师傅先给它刷上

粉嫩的颜色，然后寥寥几笔勾出眉眼，两腮润上胭脂，浓墨重彩地涂上肚兜、长命锁或者金元宝，就算是完工了。

这只“大阿福”是我对尹师傅感兴趣的开始。泥塑并非南京的特产，这就使得他的本事在一众艺人中显得特立独行。加上他又总是很寡言，即使在一群年幼的拥趸注目之下，也依然是很安静地做做手边的事情。他有一本画册，上面整齐地画着用自来水笔描绘的图案，下面标着价格。这是他作品的样本，你若看上了其中的一种，就指一指。他点点头，就成交了一桩生意。由于他严肃的神情和沉默的态度，往往磨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，渐对他失去了兴味。当然他也不为所动，一如既往做他的事情。但是也有一些例外，我便是其中的一个。因为我对不明就里的东西，往往有一种执著。长辈们现在谈起我三岁时候，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树荫底下看一窝蚂蚁搬家，居然看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故事，都掩藏不住当时的担心——觉得这孩子其实有些痴，在现在看来，简直契合了某些自闭症的特性。而时间久了，尹师傅也终于认识了眼前的小朋友，并开始和我交谈。话题开初都是很简单和日常的，部分是出于一个成人对孩童的敷衍。尹师傅的南京话十分难懂，有很多拖音，也掺杂着一些出其不意的人声。这是因为他吴语口音的浓重。当我渐渐适应了他的口音，有一天，便一针见血地指

出，他做的东西，有点儿老土，并拿了附近剪纸艺人的“森林大帝”作为辅证，说明他不够与时俱进。尹师傅扶了扶眼镜，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，依然没有说话。但我不知道，我的话却在将来造成了他手艺的改革。

尹师傅并不是南京人。老家是江苏无锡。无锡附近靠常熟有个地方叫惠山，出产着一门手艺，就是泥人儿。后来知道，这特产本有个凡俗的渊源，是寻常人家农闲时候的娱乐。因为它的全民性，有“家家善塑，户户会彩”的说法。这门手艺后来的商业化，导致了一些专业作坊的应运而生。其中最著名的是袁、朱、钱几家。尹师傅的师承，就是这朱家。那时候我年纪小，并不晓得尹师傅为什么要跑来南京讨生活。捏泥人是尹师傅的事业，其实在他手中也分着层次。比方说“大阿福”。这种泥人虽然喜庆，但近乎批量生产，尹师傅说叫做“耍货”，是为讨生计而做，不入流的。而作为一个创作型的艺人，其实高下在于能不能做“细货”。这“细货”按传统应取材于昆山一带的戏曲。做这一类，人形雕琢完全来自于手工，姿态情状各不相同。尹师傅有一整套的工具，从小到大，排在一块绒布里。最小的一个，用来雕刻五官的，是一根白鱼的骨刺。而对于戏

曲的诠释，是他摊上的招牌，红衣皂靴的男人，瞠目而视。身边青衫女人，则是期艾哀婉的样子。我至今也并不知道是出于哪一出戏文。

以后的某一天，我发现尹师傅终于开始因人制宜，作品中出现了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人物。比如一休和尚、蓝精灵等等，都是热播卡通片里的，做得惟妙惟肖。神情间的活泼，很难想象是出自严肃的尹师傅之手。

出于友谊与感谢，尹师傅曾经为我专门做了一个铁臂阿童木。这时候，我们家里其实已经摆满他的作品了。

当我捧着阿童木，正欣然的时候，爸爸出现了。爸爸听完了一折《阳关》，正打算领我回家去。昆曲社和泥人摊，成了父子二人在朝天宫的固定节目。妈妈从来不加入我们，说人家都只争朝夕，你们爷俩儿可好。一个遗老，一个遗少，都赶上了。

爸爸看了看我手里的阿童木，目光延伸至摊子上的其他货品。过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，画得真好。

我相信这是由衷的话，多半来自他的专业判断。我一阵高兴，想爸爸终于认可了我的兴趣与品味。

尹师傅头也不抬，轻轻地说，三分坯子七分画。也没什么，都是些玩意儿。

爸爸说，不是，这是艺术。

尹师傅沉默了一下，手也停住了，说，先生您抬举。这江湖上的人，沾不上这两个字，就是混口饭吃。

都听出他的声音有些冷。

过了些天，发生了一起意外，对尹师傅而言，却足见“江湖”二字于他的不利。

我看到这中年人站在他一贯的摊位旁边，垂着头，手藏在半耷拉下来的套袖里。泥人挑子则被打翻了，压倒了一棵人行道边上的冬青树。一块赤褐色的黏土泥坯腻在地上，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解放鞋的鞋印。鞋印的主人，是个黧黑的汉子。站在尹师傅的面前，粗暴地谩骂。内容很苍白，无非是污秽的周而复始。

尹师傅赤红着脸，却没有任何还口之力。只是一遍遍地说，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……

汉子身后的地瓜炉子，和他的身形一样巨大敦实。即使是我这样的小孩子，都看得出这是典型恃强凌弱的一幕。

围观的人多起来，汉子似乎有些人来疯。将身上的汗衫脱下